

第五卷

文心雕龙注 (下)

# 范文澜全集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 范文澜全集

第五卷

文心雕龙注（下）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范文澜全集/范文澜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 
2002. 11

ISBN 7-5434-4973-0

I. 范… II. 范… III. ①范文澜-全集②史学-  
中国-文集 IV.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4323 号

书 名	<b>范文澜全集</b> (共十卷)
作 者	范文澜 著
责任编辑	王亚民 张惠芝
装帧设计	牛亚勤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印 刷	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印 张	243.5
字 数	3385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34-4973-0/K·225
定 价	560.0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## 文心雕龍 卷五

### 封禪第二十一<sup>〔一〕</sup>

夫正位北辰，嚮明南面，所以運天樞，毓黎獻者，何嘗不經道緯德，以勒皇蹟者哉<sup>〔二〕</sup>？錄（鈴木云嘉靖本作綠）圖曰：渾渾嗚嗚，棼棼雉雉，萬物盡化。言至德所被也<sup>〔三〕</sup>。丹書曰：義勝欲則從，欲勝義則凶。戒慎之至也<sup>〔四〕</sup>。則戒慎以崇其德，至德以凝其化，七十有二君，所以封禪矣<sup>〔五〕</sup>。

昔黃帝神靈，克膺鴻瑞，勒功喬岳，鑄鼎荆山<sup>〔六〕</sup>。大舜巡岳，顯乎虞典<sup>〔七〕</sup>。成康封禪，聞之樂緯<sup>〔八〕</sup>。及齊桓之霸，爰窺王跡，夷吾譎陳，（當作諫黃云案馮本陳校云陳當作諫）距（鈴木云閔本作拒）以怪物。固知玉牒金鏤，專在帝皇也。然則西鷄東鑠，南茅北黍，空談非徵，勳德而已<sup>〔九〕</sup>。是史遷八書，明述封禪者，固禋祀之殊禮，名（元作銘朱改）號之秘祝，（元脫朱補）祀天之壯觀矣<sup>〔一〇〕</sup>。秦（黃云案馮本有始字）皇銘岱，文自李斯，法家辭氣，體乏弘潤；然疎而能壯，亦彼時之絕采也<sup>〔一一〕</sup>。鋪觀兩漢隆盛，孝武禪號於肅然，光武巡封於梁父：誦（元作請孫改）德銘勳，乃鴻筆耳<sup>〔一二〕</sup>。觀相如封禪，蔚為唱首。爾其表權輿，序皇王，炳元（黃云活字本作

玄)符，鏡鴻業，驅前古於當今之下，騰休明於列聖之上，歌之以禎瑞，讚之以介邱，絕筆茲文，固維新之作也<sup>〔一三〕</sup>。及光武勒碑，則文自(元作字)張純，首胤典謨，末同祝辭，引鈎讖，敘離亂，(元脫許補一本作合)計武功，述文德，事覈理舉，華不足而實有餘矣<sup>〔一四〕</sup>。凡此二家，並岱宗實跡也<sup>〔一五〕</sup>。及揚雄劇秦<sup>〔一六〕</sup>，班固典引<sup>〔一七〕</sup>，事非鑄石，而體因紀禪。觀劇秦為文，影寫長卿，詭言遯辭，故兼包神怪。然骨掣靡密，辭貫圓通，自稱極思，無遺力矣。典引所敘，雅有懿乎<sup>〔一八〕</sup>，歷鑒前作，能執厥中，其致義會文，斐然餘巧。故稱封禪麗而不典，劇秦典而不實；豈非追觀易為明，循勢易為力歟？至於邯鄲受命<sup>〔一九〕</sup>，攀響前聲，風末力寡，輯韻成頌，雖文理順(元作煩一作頗)序，而不能奮飛。陳思魏德<sup>〔二〇〕</sup>，假論客主，問答迂緩，且已千言，勞深勳寡，飈餒缺焉。

茲文為用，蓋一代之典章也。構位之始，宜明大體，樹骨於訓典之區，選言於宏富之路，使意古而不晦於深，文今而不墜於淺，義吐光芒，辭成廉鏗，則為偉矣。雖復道極數殫，終然相襲，而日新其采(元作來)者，必超前轍焉<sup>〔二一〕</sup>。

贊曰：封勒帝勳，對越天休。逖聽高岳，聲英克彪。樹石九旻，泥金八幽。鴻律(黃云活字本作岳)蟠采，如龍如虬。

〔一〕《白虎通》封禪“王者易姓而起，必升封泰山，何？報告之義也。始受命之日，改制應天，天下太平，功成封禪，以告太平也。所以必於泰山，何？萬物之始，交代之處也。必於其上，何？因高告高，順其類也。故升封者，增高也。下禪梁甫之基，廣厚也。皆刻石紀號者，著己之功迹以自効也。封者，廣也。言禪者，明以成功相傳也。”《漢書》武帝紀元封元年註引孟康曰“王者功成治定，告成功於天。封，崇也，助天之高也。刻石紀號，有金策石函金泥玉

檢之封焉。”服虔曰“增天之高，歸功於天。禪，闡也，廣土地也。”張晏曰“天高不可及，於泰山上立封，又禪而祭之，冀近神靈也。”紀評云“自唐以前，不知封禪之非，故封禪為大典禮，而封禪文為大著作，特出一門，蓋鄭重之。”

〔二〕《爾雅》釋天“北極謂之北辰。”《史記》天官書“中宮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”《正義》“泰一，天帝之別名也。劉伯莊云，泰一，天神之最尊貴者也。”又“北斗七星，斗為帝車，運於中央。”《索隱》引《春秋》運斗樞云“斗第一天樞。”《易》說卦傳“離也者，明也。萬物皆相見，南方之卦也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，蓋取諸此也。”《說文》“育，或作毓。”《尚書》益稷“萬邦黎獻。”孔氏《傳》“獻，賢也。”《爾雅》釋詁上“黎，衆也。”

〔三〕紀評曰“錄當作綠。”案本書《正緯篇》“堯造綠圖，昌制丹書。”綠圖與丹書對文，嘉靖本作綠，是。

〔四〕《史記》周本紀《正義》引《尚書》帝命驗“季秋之月，甲子，赤爵銜丹書，止於昌戶。其書云‘敬勝怠者吉；怠勝敬者滅。義勝欲者從；欲勝義者凶。’”

〔五〕《管子》封禪篇“古者封泰山禪梁甫七十有二家，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。”

〔六〕《史記》封禪書“齊人公孫卿曰，封禪七十二王，唯黃帝得上泰山封。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，明廷者，甘泉也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。”

〔七〕《尚書》舜典“歲二月，東巡守，至於岱宗，柴。五月，南巡守，至於南岳，如岱禮。八月，西巡守，至於西岳，如初。十有一月，朔，巡守，至於北岳，如西禮。”王肅註曰“岱宗，泰山，為四岳所宗。燔柴祭天告至。”

〔八〕《管子》封禪篇謂“周成王封泰山。禪社首。”不記文武二王。《史記》封禪書云“紂在位，文王受命，政不及泰山，武王克殷二年，天下未寧而崩。爰周德之洽，維成王，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。”《後漢書》張純傳“純奏上宜封禪曰，《樂》動聲儀曰，以雅治人，風成於頌，有周之盛，成康之間，郊配封禪，皆可見也。”彥和所云聞

之《樂》緯，殆即動聲儀也。

〔九〕《管子》封禪篇“齊桓公既霸，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。管仲曰‘……皆受命，然後得封禪。’桓公曰‘寡人北伐山戎，過孤竹；西伐大夏，涉流沙；束馬懸車，上卑耳之山；南伐至召陵，登熊耳山以望江漢。兵車之會三，而乘車之會六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諸侯莫違我。昔三代受命，亦何以異乎！’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，因設之以事，曰‘古之封禪，鄙上之黍，北里之禾，所以為盛；江淮之間，一茅三脊，所以為藉也。東海致比目之魚，西海致比翼之鳥，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。今鳳凰麒麟不來，嘉穀不生，而蓬蒿藜莠茂，鴟梟數至，而欲封禪，毋乃不可乎！’於是桓公乃止。”（房玄齡註《管子》封禪篇云元篇亡。今以司馬遷《封禪書》所載管子言補之。）紀評云“陳訓敷陳，不必改諫。”《爾雅》釋地九府“東方有比目魚焉，不比不行，其名謂之鰈。南方有比翼鳥焉，不比不飛，其名謂之鶉鶉。”《周書》王會篇“巴人以比翼鳥。”《管子》說蓋本《王會篇》。《續漢祭祀志》“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。牒厚五寸。有玉檢，檢用金縷五。周以水銀，和金以為泥。”

〔一〇〕《史記》太史公自序“受命而王，封禪之符罕用。用則萬靈罔不禋祀，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，作《封禪書》第六。”紀評云“銘字不誤。”確甚。銘號，猶言刻石紀績。《封禪書》“武帝封泰山，封廣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則有玉牒書。書祕。”《舊唐書》禮儀志“玄宗問玉牒之文，前代帝王何故秘之？賀知章對曰，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，前代帝王所求各異，或禱年算，或思神仙，其事微密，故莫知之。”“是史遷八書”句不辭，是字下疑脫一以字。

〔一一〕文見《頌讚篇》。

〔一二〕《漢書》武帝紀“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，登封泰山。詔曰‘遂登封泰山，至於梁父，然後升禮肅然。’”服虔曰“肅然，山名也，在梁父。”《後漢書》光武紀“中元元年春二月辛卯，柴，望岱宗，登封泰山。甲午，禪於梁父。”凡封泰山，必禪梁父，此云孝武禪號，光武巡封，互文耳。（封泰山祭天，禪梁父祭地。）“鋪觀兩漢隆盛”，隆盛上似當有之字。

〔一三〕《史記》司馬相如傳，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。天子曰“司馬相如病甚，可往從悉取其書；若不然，後失之矣。”使所忠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無書。問其妻。對曰“長卿固未嘗有書也。時時著書，人又取去。即空居。（《漢書》本傳無即空居。）長卿未死時，為一卷書。曰，有使者來求書，奏之。無他書。”其遺札書言封禪事。奏所忠。忠奏其書，天子異之。其書曰：（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均載此文，茲錄《文選》所載於下。）

伊上古之初肇，自昊穹兮（《漢書》無兮字）生民，歷選列辟，以迄於秦，率邇者踵武，逖聽者風聲，紛綸威蕤，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。繼韶夏，崇號謚，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，罔若淑而不昌，疇逆失而能存。軒轅之前，遐哉邈乎，其詳不可得聞已。五三六經載籍之傳，維風可觀也。《書》曰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。”因斯以談，君莫盛於唐堯，臣莫賢於后稷。后稷創業於唐堯，公劉發跡於西戎。文王改制，爰周邳隆，大行越成，而後陵遲衰微，千載亡聲，豈不善始善終哉。然無異端，慎所由於前，謹遺教於後耳。故軌跡夷易，易遵也；湛恩厯鴻，易豐也！憲度著明，易則也；垂統理順，易繼也。是以業隆於襁褓，而崇冠於二后。揆厥所元，終都攸卒，未有殊尤絕跡，可攷於今者也。然猶躡梁父，登泰山，建顯號，施尊名。大漢之德，逢涌原泉，沕瀾曼羨，旁魄四塞，雲布霧散，上暢九垓，下泝八埏，懷生之類，沾濡浸潤，協氣橫流，武節森逝，邇陋遊原，遐潤泳沫，首惡鬱沒，曖昧昭晰，昆蟲闔澤，回首面內。然後囿騶虞之珍羣，徼麋鹿之怪獸，導一莖六穗於庖，犧雙鶩共柢之獸，獲周餘珍放龜於岐，招翠黃乘龍於沼，鬼神接靈囿，寶於閒館，奇物譎詭，倏儻窮變。欽哉符瑞臻茲，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。蓋周躍魚隕航，休之以療。微夫此之為符也，以登介丘，不亦惑乎！進讓之道，何其爽歟！於是大司馬進曰，陛下仁育羣生，義征不諱，諸夏樂貢，百蠻執贄，德侔往初，功無與二，休烈浹洽，符瑞衆變，期應紹至，不特創見。意泰山梁甫，設壇場望幸，蓋號以況榮，上帝垂恩儲祉，將以慶成，（《文選》無此二句據《漢書》補）陛下謙讓而弗發，挈三神之歡，缺王道之儀，羣臣惡焉。或曰，且天為質閭，示



珍符，固不可辭，若然辭之，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。亦各並時而榮，咸濟厥世而屈：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！夫修德以錫符，奉命以行事，不為進越也。故聖王不替，而修禮地祇，謁款天神，勒功中嶽，以章至尊，舒盛德，發號榮，受厚禮，以浸黎元，皇皇哉！此天下之壯觀，王者之卒業，不可貶也，願陛下全之。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，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，以展窳錯事。猶兼正列其義，被飾厥文，作《春秋》一藝，將襲舊六為七，摭之亡窮，俾萬世得激清流，揚微波，蜚英聲，騰茂實，前聖所以永保鴻名，而常為稱首者用此。宜命掌故，悉奏其儀而覽焉。於是天子係然改容曰，俞乎！朕其試哉。乃遷思迴慮，總公卿之議，詢封禪之事，詩大澤之博，廣符瑞之富。遂作頌曰：自我天覆，雲之油油；甘露時雨，厥壤可游。滋液滲漉，何生不育，嘉穀六穗，我穡曷蕃。非唯雨之，又潤澤之；非唯徧之，我汜布護之。萬物熙熙，懷而慕思；名山顯位，望君之來；君乎君乎！侯不邁哉！般般之獸，樂我君圃；白質黑章，其儀可嘉；旻旻穆穆，君子之態；蓋聞其聲，今親其來。厥塗靡從，天瑞之徵；茲亦於舜，虞氏以興。濯濯之麟，游彼靈時；孟冬十月，君徂郊祀，馳我君輿，帝用享祉；三代之前，蓋未嘗有。宛宛黃龍，興德而升；采色炫燿，煥炳輝煌；正陽顯見，覺悟黎蒸；於傳載之，云受命所乘。厥之有章，不必諄諄；依類託寓，喻以封巒。披藝觀之，天人之際已交，上下相發，允答聖王之德，兢兢翼翼。故曰於興必慮衰，安必思危。是以湯武至尊嚴，不失肅祇，舜在假典，顧省闕遺。此之謂也。

〔一四〕《後漢書》張純傳“中元元年，帝乃東巡岱宗，以純視御史大夫從。並上元封舊儀及《刻石文》。”刻石文見《續漢祭祀志》上，又見《通典》五十四，錄於後。

#### 《泰山刻石文》

維建武三十有二年，二月，皇帝東巡狩，至於岱宗，柴，望秩於山川，班於羣神，遂覲東后。從臣太尉熹，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，漢寶二王之後在位，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，蕃王十二，咸來助祭。《河圖》赤伏符曰“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鬪野，四

七之際火為主。”《河圖》會昌符曰，“赤帝九世，巡省得中，治平則封。誠合（《通典》作成治。）帝道孔矩，則天文靈出，地祇瑞興。帝劉之九，會命岱宗，誠善用之，姦偽不萌。赤漢德興，九世會昌，（《後漢書》光武紀下建武十九年，李賢註引應劭《漢官儀》曰，光武第雖十二，於父子之次，於成帝為兄弟，於哀帝為諸父，於平帝為祖父，皆不可為之後。上至元帝，於光武為父，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。故《河圖》云赤九會昌，謂光武也。）巡岱皆當，天地扶九，崇經之常。漢大興之，道在九世之王，封於泰山，刻石著記，禪於梁父。退省考五。”《河圖》合古篇曰“帝劉之秀，九名之世，帝行德，封刻政。（《通典》作藏。）”《河圖》提劉子曰“九世之帝方明聖，持衡拒，（《通典》作矩。）九州平，天下予。”（《通典》作經。）《雜書》甄曜度曰“赤三德，昌九世，會修符，合帝際，勉刻封。”《孝經鉤命訣》曰“予誰行，赤劉用。帝三建，孝九會。修專茲，竭行封，岱青（《通典》作齊）河，雜命（《通典》作名）后。”經識所傳，昔在帝堯，聰明密微，讓與舜庶，後裔握機。王莽以舅后之家，三司鼎足豕宰之權勢，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，遂以篡叛，僭號自立，宗廟隳壞，社稷喪亡，不得血食十有八年。楊徐青三州首亂，兵革橫行。延及荊州，豪傑并兼，（《通典》作兼并。）百里屯聚，往往僭號。北夷作寇，千里無煙，無鷄鳴犬（《通典》作狗。）吠之聲。皇天眷顧，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，年二十八，載興兵起。是以中次誅討，十有餘年，罪人則斯得。黎庶得居爾田，安爾宅，書同文，車同軌，人同倫，舟輿所通，人跡所至，靡不貢職。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靈臺，設庠序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。吏各修職，復於舊典。在位三十有二年，年六十二，乾乾日昃，不敢荒寧，涉危歷險，親巡黎元，恭肅神祇，惠恤耆老，理庶遵古，聽允明恕。皇帝唯慎《河圖》《雜書》正文，是月辛卯柴，登封泰山；甲午，禪於梁陰。以承靈瑞，以為兆民，永茲一字，垂於後昆。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，永永無極。秦相李斯燔詩書，樂崩禮壞。建武元年已前，文書散亡，舊典不具，不能明經文，以章句細微相況，八十一卷明者為驗，又其十卷皆不昭皙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

“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”後有聖人。正失誤，刻石記。

〔一五〕相如《封禪文》未聞刻石。《風俗通》正失篇載武帝《泰山刻石文》曰“事天以禮，立身以義，事父以孝，成名以仁，四守之內，莫不為郡縣，四夷八蠻，咸來貢職。與天無極，人民蕃息，天祿永得。”彥和或誤記。

〔一六〕《文選》揚子雲《劇秦美新》

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。臣雄經術淺薄，行能無異，數蒙渥恩，拔擢倫比，與羣賢並，愧無以稱職，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，龍興登庸，欽明尚古，作民父母，為天下主。執粹精之道，鏡照四海，聽聆風俗，博覽廣包，參天貳地，兼並神明，配五帝，冠三王，開闢以來，未之聞也。臣誠樂昭著新德，光之罔極。往時司馬相如作《封禪》一篇，以彰漢氏之休。臣嘗有顛眊病，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，所懷不章，長恨黃泉，敢竭肝膽，寫腹心，作《劇秦美新》一篇，雖未究萬分之一，亦臣之極思也。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：

權與天地未祛，睢睢盱盱，或玄而萌，或黃而牙，玄黃剖判，上下相嘔。爰初生民，帝王始存，在乎混混茫茫之時，疊聞罕漫而不昭察，世莫得而云也。厥有云者，上罔顯於羲皇，中莫盛於唐虞，邇靡著於成周，仲尼不遭用，《春秋》因斯發，言神明所祚，兆民所託，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。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。因襄文宣靈之僭迹，立基孝公，茂惠文，奮昭莊，至政破縱擅衡，并吞六國，遂稱乎始皇。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，馳驚起翦恬賁之用兵，剗滅古文，刮語燒書，弛禮崩樂，塗民耳目，遂欲流唐漂虞，滌殷蕩周，難除仲尼之篇籍，自勒功業，改制度軌量，咸稽之於秦紀。是以耆儒碩老，抱其書而遠遜；禮官博士，卷其舌而不談；來儀之鳥，肉角之獸，狙獷而不臻；甘露嘉醴，景曜浸潭之瑞潛；大莨經實，巨狄鬼信之妖發。神歇靈繹，海水羣飛，二世而亡，何其劇與！帝王之道，兢兢乎不可離已。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，回而昧之者極妖愆。上覽古在昔，有憑應而尚缺，焉壞徹而能全。故若古者稱堯舜，威侮者陷桀紂。況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，專用己之私，而能享祐者哉！

會漢祖龍騰豐沛，奮迅宛葉。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，創業蜀漢，發跡三秦，克項山東而帝天下。擿秦政慘酷尤煩者，應時而蠲。如儒林刑辟歷紀，圖典之用稍增焉，秦餘制度，項氏爵號，雖違古而猶襲之。是以帝典闕而不補，王綱弛而未張，道極數殫，閭忽不還。逮至大新受命，上帝還資，后土顧懷，玄符靈契，黃瑞涌出，渾淳沕涌，川流海滄，雲動風偃，霧集雨散，誕彌八圻，上陳天庭，震聲日景，炎光飛響，盈塞天淵之間，必有不可辭讓云爾。於是乃奉若天命，窮寵極崇，與天剖神符，地合靈契，創億兆，規萬世，奇偉倜儻譎詭，天祭地事。其異物殊怪，存乎五威將帥，班乎天下者，四十有八章。登假皇穹，鋪衍下土，非新室其疇離之，卓哉煌煌，真天子之表也。若夫白鳩丹鳥，素魚斷蛇，方斯獲矣。受命甚易，格來甚勤。昔帝纘皇，王纘帝，隨前踵古，或無為而治，或損益而亡。豈知新室委心積意，儲思垂務，旁作穆穆，明旦不寐，勤勤懇懇者，非秦之為與！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，不懇懇則覺德不愷。是以發祕府，覽書林，遙集乎文雅之囿，翱翔乎禮樂之場。胤殷周之失業，紹唐虞之絕風，懿律嘉量，金科玉條，神卦靈兆，古文畢發，炳煥照耀，靡不宣臻。式幹軒旂旗以示之，揚和鸞肆夏以節之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，正娶嫁送終以尊之，親九族淑賢以穆之。夫改定神祇，上儀也；欽修百祀，咸秩也；明堂雍臺，壯觀也；九廟長壽，極孝也；制成六經，洪業也；北懷單于，廣德也。若復五爵，度三壤，經井田，免人役，方甫刑，匡馬法，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，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。振鸞之聲充庭，鴻鸞之黨漸階；俾前聖之緒，布濩流衍而不輻輳。鬱鬱乎煥哉，天人之事盛矣，鬼神之望允塞。羣公先正，罔不夷儀，姦宄寇賊，罔不振威，紹少典之苗，著黃虞之裔。帝典闕者已補，王綱弛者已張，炳炳麟麟，豈不懿哉！厥被風濡化者，京師沈潛，甸內匝洽，侯衛厲揭，要荒濯沐。而術前典，巡四民，迄四嶽，增封泰山，禪梁父，斯受命者之典業也。蓋受命日不暇給，或不受命，然猶有事矣。況堂堂有新，正丁厥時，崇嶽滄海，通瀆之神，咸設壇場，望受命之臻焉。海外遐方，信延頸企踵，回面內嚮，喁喁如也。帝者雖勤，惡可以已乎！宜命賢哲，作《帝

典》一篇，舊三為一襲，以示來人，摘之罔極。令萬世常戴巍巍，履栗栗，臭馨香，含甘實，鏡純粹之至精，聆清和之正聲。則百工伊凝，庶績咸喜。荷天衢，提地釐，斯天下之上則已，庶可試哉！

〔一七〕《文選》班孟堅《典引》

臣固言：永平十七年，臣與賈逵、傅毅、杜矩、展隆、郗萌等，召詣雲龍門，小黃門趙宣持《秦始皇帝本紀》問臣等曰“太史遷下贊語中，寧有非邪？”臣對此贊賈誼《過秦篇》云“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，僅得中佐，秦之社稷，未宜絕也。”此言非是。即召臣入問，本聞此論非耶，將見問意開寤耶？臣具對素聞知狀。詔因曰“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，揚名後世，至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刺譏，貶損當世，非誼士也。司馬相如洵行無節，但有浮華之辭，不周於用。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，求取其書，竟得頌述功德，言封禪事，忠臣効也。至是賢遷遠矣。”臣固常伏刻誦聖論，昭明好惡，不遺微細，緣事斷誼，動有規矩。雖仲尼之因史見意，亦無以加。臣固被學最舊，受恩浸深，誠思畢力竭情，昊天罔極。臣固頓首頓首。伏惟相如《封禪》，靡而不典，揚雄《美新》，典而亡實；然皆游揚後世，垂為舊式。臣固才朽，不及前人，蓋詠《雲門》者難為音，觀隋和者難為珍。不勝區區，竊作《典引》一篇。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，猶樂啓發憤滿，覺悟童蒙，光揚大漢，軼聲前代，然後退入溝壑，死而不朽。臣固愚戇，頓首頓首曰：

太極之元，兩儀始分，烟烟焜焜，有沈而奧，有浮而清，沈浮交錯，庶類混成。肇命民主，五德初始，同于草昧，玄混之中，踰繩越契，寂寥而亡詔者，系不得而綴也。厥有氏號，紹天闡繹，莫不開元於太昊。皇初之首，上哉復乎，其書猶可得而修也。亞斯之代，通變神化，函光而未曜。若夫上稽乾則，降承龍翼，而炳諸典謨，以冠德卓絕者，莫崇乎陶唐。陶唐舍胤而禪有虞，有虞亦命夏后，稷契熙載，越成湯武，股肱既周。天迺歸功元首，將授漢劉。俾其承三季之荒末，值亢龍之災孽，縣象閭而恆文乖，彝倫斲而舊章缺。故先命玄聖，使綴學立制，宏亮洪業，表相祖宗，贊揚迪哲，備哉粲爛，真神明之式也。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，比茲褊矣。是以高光二聖，宸居其域，時至氣動，乃龍見淵躍。拊翼而未舉，則威靈

紛紜，海內雲蒸，雷動電標。胡繼莽分，尚不蒞其誅，然後欽若上下，恭揖羣后，正位度宗，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，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。蓋以膺當天之正統，受克讓之歸運，蓄炎上之烈精，蘊孔佐之弘陳云爾。洋洋乎若德，帝者之上儀，誥誓所不及已。鋪觀二代，洪纖之度，其蹟可探也。並開迹於一匱，同受侯甸之服，奕世勤民，以方伯統牧。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，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。至於參五華夏，京遷鎬亳，遂自北面，虎螭其師，革滅天邑；是故誼士華而不敦，武稱未盡，《濩》有慙德，不其然與！亦猶於穆猗那，翕純儼繹，以崇嚴祖考，殷薦宗配帝，發祥流慶，對越天地者，烏奕乎千載，豈不克自神明哉！誕略有常，審言行於篇籍，光藻朗而不渝耳。矧夫赫赫聖漢，巍巍唐基，泝測其源，乃先孕虞育夏，甄殷陶周。然後宣二祖之重光，襲四宗之緝熙，神靈日照，光被六幽，仁風翔乎海表，威靈行乎鬼區，匿亡回而不泯，微胡瑣而不頤。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，匪堯不興；鋪聞遺策在下之訓，匪漢不弘厥道。至於經緯乾坤，出入三光，外運渾元，內霑豪芒，性類循理，品物咸亨，其已久矣。盛哉皇家帝世，德臣列辟，功君百王，榮鏡宇宙，尊亡與亢。乃始虔鞏勞謙，兢兢業業，貶成抑定，不敢論制作。至令遷正黜色寶監之事，煥揚寓內，而禮官儒林，屯用篤誨之士，不傳祖宗之髣髴，雖云優慎，無乃蕙與！於是三事嶽牧之寮，僉爾而進曰，陛下仰監唐典，中述祖則，俯蹈宗軌，躬奉天經，惇睦辨章之化洽；巡靖黎蒸，懷保鰥寡之惠浹；燔瘞縣沈，肅祇羣神之禮備。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，肉角馴毛宗於外囿，擾緇文皓質於郊，升黃輝采鱗於沼，甘露宵零於豐草，三足軒翥於茂樹。若乃嘉穀靈草，奇獸神禽，應圖合牒，窮祥極瑞者，朝夕坳牧，日月邦畿，卓舉乎方州，洋溢乎要荒。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鞶之事耳，君臣動色，左右相趨，濟濟翼翼峨峨如也。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，亦以寵靈文武，貽燕後昆，覆以懿鑠，豈其為身而有顛辭也。若然受之，亦宜勤恁旅力，以充厥道。啓恭館之金滕，御東序之秘寶，以流其占。夫圖書亮章，天哲也；孔猷先命，聖乎也；體行德本，正性也；逢吉丁辰，景命也。順命以創制，因定以和神，答三靈之蕃祉，展放

唐之明文，茲事體大而允，寤寐次於聖心，瞻前顧後，豈蕪清廟，憚勅天命也。伊考自遂古，乃降戾爰茲，作者七十有四人，有不俾而假素，罔光度而遺章，今其如台而獨闕也。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，苞學藝文，屢訪羣儒，論咨故老，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，肴覈仁誼之林藪，以望元符之臻焉。既感羣后之讜辭，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。將緝萬嗣，揚洪輝，奮景炎，扇遺風，播芳烈，久而愈新，用而不竭，汪汪乎丕天之大理，其疇能亘之哉。唐哉皇哉！皇哉唐哉！

〔一八〕《章表篇》“應物掣巧”，《御覽》作制是也。此骨掣之掣亦當作制。雅有懿乎，紀評云“乎當作采。”案紀說是，本書《雜文篇》“班固《賓戲》，含懿采之華。”亦以懿采評班文。《時序篇》亦有鴻風懿采之文。

〔一九〕《藝文類聚》十載邯鄲淳《受命述》，文冗繁不錄。

〔二〇〕曹植《魏德論》殘缺不全。（見《藝文類聚》十。）李詳《黃注補正》曰“今本《陳思王集》魏德論存六百餘字，俱係答辭。案《北堂書鈔》引曹植《魏德論》‘棲筆寢牘，含光而不朗，矇竊惑焉。’（案見《書鈔》一百四。）此審是客問語。矇竊惑焉四字本張衡《西京賦》。張賦作蒙。”風末，當作風味，即《通變篇》之風味。

〔二一〕黃叔琳曰“能如此，自無格不美。”

## 章表第二十二

夫設官分職，高卑聯事。天子垂珠以聽，諸侯鳴玉以朝<sup>〔一〕</sup>。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。故堯咨四岳，舜命八元，固辭再讓之請，俞往欽哉之授，并陳辭帝庭，匪假書翰。然則敷奏以言，則（一作即孫云御覽五九四作即）章表之義也；明試以功，即授爵之典也<sup>〔二〕</sup>。至太甲既立，伊尹書誡，（孫云御覽作戒）思庸歸亳，又作書以讚。（元作纘孫云御覽作讚）文翰獻替，事斯見矣<sup>〔三〕</sup>。周監二代，文理彌盛，再拜稽首，對揚休命，承文受冊，敢當丕顯，雖言筆未分，而陳謝可見<sup>〔四〕</sup>。降

及七國，未變古式，言事於主，（黃云馮本作王校云王御覽作主）皆稱上書<sup>〔五〕</sup>。秦初定制，改書曰奏<sup>〔六〕</sup>。漢定禮儀，（孫云鮑本御覽引同今本明抄本作漢初定儀）則有四品：一曰章，二曰奏，三曰表，四曰（孫云御覽有駁字）議。章以謝恩，奏以按（鈴木云御覽作案）劾，表以陳請，（孫云御覽作情）議以執異<sup>〔七〕</sup>。章者，明也。詩云（孫云御覽作曰）為章於天，謂文明也；其在（孫云御覽作在於無其字）文物，赤白（孫云御覽作青赤）曰章<sup>〔八〕</sup>。表者，標（孫云御覽作標）也。禮有表記，謂德見於儀；其在器式，揆景曰表。章表（孫云御覽作表章）之目，蓋取諸此也<sup>〔九〕</sup>。按七略藝文，謠詠必錄；章表奏議，經國之（孫云御覽無之字）樞機，（孫云御覽作要）然闕而不纂者，乃各有故事而（孫云御覽作布）在職司也<sup>〔一〇〕</sup>。前漢表謝，遺篇寡存。及後漢察舉，必試章奏<sup>〔一一〕</sup>。左雄奏（鈴木云御覽作表）議，臺閣為式；胡廣章奏，（一作表孫云明抄本御覽作表）天下第一；並當時之傑筆也<sup>〔一二〕</sup>。觀伯始謁陵之章，足見其典文之美焉<sup>〔一三〕</sup>。昔晉文受冊，（孫云御覽作策）三辭（元脫朱補孫云御覽有辭字）從命，是以漢末讓表，以三為斷<sup>〔一四〕</sup>。曹公稱為表不必（孫云明抄本御覽作止黃本活字本汪本作止）三讓，又勿得浮華。所以魏初表章，（孫云御覽作章表）指事造實，求其靡麗，則未足美（孫云明抄本御覽無美字）矣<sup>〔一五〕</sup>。至於文學之薦禰衡，氣揚采飛<sup>〔一六〕</sup>；孔明之辭後主，志盡文暢（孫云御覽作壯）<sup>〔一七〕</sup>；雖華實異旨，并表之英也。琳瑯章表，有譽當時；孔璋稱健，則其標也<sup>〔一八〕</sup>。陳思之表，獨冠羣才。觀其體贍而律調，辭清而志顯，應物掣（一作制孫云御覽作制）巧，隨變生趣，執轡有餘，故能緩急應節矣<sup>〔一九〕</sup>。逮（孫云御覽作迨）晉初筆札，則張華為儔。（元作儔）其三讓公封，理周辭要，引義比事，必得其偶，世珍鷓鴣，莫顧章表（孫云御覽



無此二句)<sup>〔二〇〕</sup>。及羊公之辭開府，有譽於前談<sup>〔二一〕</sup>；庾公之讓中書，信美於往載（一作册）<sup>〔二二〕</sup>；序志顯（孫云御覽作聯）類，有文雅焉。劉琨勸進<sup>〔二三〕</sup>，張駿（孫云明抄本御覽作駁）自序<sup>〔二四〕</sup>，文致耿介，并陳事之美表也。

原夫章表之（元作文謝改）為用也，（孫云御覽無也字）所以對揚王庭，昭明心曲。既其身文，且亦國華。章以造闕，風矩應明；表以致禁，（孫云御覽作策）骨采宜耀；循名課實，以章（元脫一作文孫云御覽作文）為本者也<sup>〔二五〕</sup>。是以章式炳賁，志在典謨；使要（鈴木云御覽作典），而非略，明而不淺。表體多包，（孫云御覽作苞）情僞屢遷，必雅義以扇其風，清文以馳（孫云御覽作驅）其麗。然懇惻（元作愜）者辭為心使，浮侈者情為文（元作出）使，（一作情為文屈孫云御覽作屈下有必使二字）繁約得正，華實相勝，屑吻不滯，則中律矣<sup>〔二六〕</sup>。子貢云：心以制之，言以結之，蓋一（一作以）辭意也。荀卿以為觀人美辭，麗於（顧校作以）黼黻文章，亦可以喻於斯乎<sup>〔二七〕</sup>！

贊曰：敷表降闕，獻替黼衮。言必貞明，義則弘偉。肅恭節文，條理首尾。君子秉文，辭令有斐。

〔一〕《周禮》冢宰“惟王建國，辨方正位，體國經野，設官分職，以為民極。”太宰職“以八法治官府，三曰官聯以會官治。”鄭司農曰“官聯，謂國有大事，一官不能獨共，則六官共舉之。聯，讀為連，古書連作聯。聯，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。”蔡邕《獨斷》曰“漢明帝採《尚書》皋陶及《周官》《禮記》以定冕制，皆廣七寸，長尺二寸，繫白玉珠於其端，十二旒。”聽，謂聽政。《禮記》玉藻云“古之君子必佩玉。周還中規，折還中矩，進則揖之，退則揚之，然後玉鏘鳴也。”又云“朝則結佩。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，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，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。”君臣朝見，無不佩玉，此云